

①

231834

# 共黨要人素描

吳明編著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再版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編著者 吳明

出版者 民族解放社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

生活書店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新生圖書公司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 編著者序言

關於共黨的要人，在過去我們所能夠看到的紀事不是神話式的傳說，就是無稽的謠言；現在國共合作，聯合抗日，在山西，第八路軍的英勇的抗戰，不但寒敵軍之胆，而且是華北作戰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部隊。全國同胞的視線都集中到第八路軍身上去，在這本小冊子裏收集許多寶貴難得的材料，把第八路軍的領袖人物很生動有趣的描寫出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他們的英勇苦鬥的歷史也可以作我們的模範。最後三篇是犧牲了的英勇烈士的印象記，他們的名字已經是一般青年們所熟悉的，深深的印在腦海裏的，這三篇印象記更把他們的個性態度表現出來，使得我們知道革命家的真面目。

敬獻這本書給民族解放的青年鬥士們！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編著者記

# 共黨要人素描

## —— 目次 ——

編著者序言

抗日的第八路軍的領袖

毛澤東的過去

毛澤東在陝北

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小史

朱德的回憶

彭德懷小傳

朱彭印象記



周恩來小傳

項英的過去

劉伯承的奮鬥史

賀龍的革命史

徐向前小史

葉劍英小史

犧牲了的革命烈士

惲代英印象記

彭湃印象記

方志敏印象記

# 抗日的第八路軍的領袖

## 毛澤東的過去

在共產黨中，毛澤東是被稱為湖南的馬克斯主義之父。的確，他是湖南共產黨的先輩。在湖南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中，如郭亮，如夏曦，如易禮容，如李立三，如林伯渠，如賀龍，如彭德懷等等，雖然在共產黨內各有特殊的地位與歷史，但總沒有人比毛澤東的歷史更長。他是湘潭人，他的家庭地位是一個富農。他今年已經四十四歲了，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腦袋很大，所以智力很充足，頭髮很長，往往三四個月不剪，不穿西裝而穿長衫，說話是一口湖南土音。

潤之（他的字）有幾個特點，第一，他和人談話的時候，眼睛總是看着自己鼻子，可以想見他的思索力是很集中的；第二，他對於任何小事都是留心的考察，舉例來說，我與

他在環龍路四四號同事時，他看見房間裏或路上有什麼字紙殘條，總要檢起來細心看過一遍，以冀發現什麼秘密；第三，他最喜讀報，他讀報的範圍是廣寬的，無論什麼地方的報紙都定來讀，而且讀的時候又特別細心，從評論讀到廣告，一字不漏。他在長沙第一師範時，幾乎總是讀報；他在廣州寺背通津三十八號時，房間裏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報紙，吃飯看報，坐在車上看報，睡在床上也是看報。他自己會說他的學問是從看報得來的；第四，他不僅看報，而且什麼刊物也都搜來看看，據他說，凡是一種刊物，只要有一二個人去讀他，我們就該看銷路好的更不用說了，我們應研究牠為什麼能得讀者歡迎？

潤之在小時就頗有不凡氣概。在長沙第一師範時，本來是一個像水一般靜止的——師，經他一來，就鬧得滿城風雨。他的煽動力與組織力的確是可欽佩的。

在廣州寺背通津三十八號時，沈雁冰與蕭楚女和他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去訪他們，那時易禮容也在坐，我們五個人——毛，沈，蕭，易，我——在一起閒談，批評各人的長處，潤之這樣說：『楚女能夠煽動羣衆而不能教育羣衆，雁冰能夠教育羣衆而不能組織

羣衆，禮容能夠組織羣衆而不能領導羣衆」的確，他的批評是很正確的。

國民黨改組以後，潤之當選了中央候補執委，中山本留他在廣州工作，但因他別有懷抱，所以到了上海，在環龍路四四號中委上海執行部組織部任秘書，那時組織部長是葉楚傖兼的，但他與葉楚傖的關係弄得很惡劣，楚傖派陳德徵到組織部做幹事，被他面斥一頓。後來他又與楚傖起了正面的衝突，憤而返湘潭原籍去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到了廣州，那時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汪精衛，因專忙不克兼顧，推潤之自代，於是他就做了中央宣傳部長了。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仍由他代理，並用沈雁冰爲秘書，蕭楚女、顧谷宜等爲幹事。二中全会整理黨務案通過後，因共產黨不能兼中央部長，乃辭職，由顧孟餘繼任。

潤之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時代，本兼有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之職，因爲他是一個熱心農民運動的人，又是共產黨中央農運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六年八九月間，他秘密北上，到北方各省去考察農民運動，於是年十一月回湖南考察，一九二七年二月到



武漢任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同時又任共產黨的中央農民部長。那時總政治部有一個農民問題討論會，潤之也是委員之一。此外，他又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擔任教農民問題的功課，那時他是以全力來做農民運動，所以現在不僅是湖南的農民領袖，而且已經代替了彭湃而做農民運動的專家了。

## 毛澤東在陝北

在陝北隨便找一個什麼工作人員或者戰鬥員，你若問他：「毛是怎末樣的一個人？」那他一定笑開了臉，像問起他一件過去的什麼光榮事蹟似地，立刻叫着驕傲、喜悅、嚴肅的眼光掃你一眼，即使沒有空閒，他也會抽一點空閒來向你大說一通：「哎！我們的毛主席，那真是文武雙全，打仗打得又漂亮……不說別的罷，你若聽他講課，不做筆記也能記得住，若是聽他講演或做什麼政治報告，一連三、五個鐘頭，包你不會感到疲倦……」

事實確是如此，凡是遇到他要講演，頭一天通告一出來，那簡直不等到通訊員接各機關去送通知，消息就立刻傳遍全城了。於是每個人便都火辣辣地等待着，希望立刻就到了明天開會前，會場上總是老早就塞滿了羣衆，一個個都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台上，準備着熱烈的歡呼和鼓掌來歡迎這個人物。而這個人物走上台來並沒有什麼與衆不同的樣子，個子雖生得很高，但並不顯得怎麼魁梧，穿的也只是是一套和戰鬥員們一樣的

制服，也沒有什麼昂昂然了不得的神氣，也不像一般歐美式的煽動家似的，一開口便是連珠砲似的一串「排句」，總之，一切都平凡，平凡得每個羣衆都可以去親近他。開頭第一句「同志們」照例說得很輕，似乎無精打彩，語句是斷斷續續的，喉管裏時時發着嗆聲，假若不是一個隆重的大紀念會的話，他手裏的菸捲是不讓它斷息的。當十分鐘二十分鐘過去了之後，聽衆快要感到有點腿酸脚麻的時候，他的語句的間歇便漸漸縮短了，嗆聲也稀少了，甚至把手裏的煙頭也丟掉了，對於問題的剖析，他開始打着各種有趣的譬喻，使得會場上發出一陣陣的大笑。有一次他說到三中全會的「根絕赤禍案」的通過，還不能算是國民黨政策的明確與澈底的轉變，今後還需要更大努力的時候，他打了一個譬喻說「新的形勢好像一個要生的娃娃一樣，現在已經看見頭了，做媽媽的還要最後用一把力才可以生得出來！」不過他即使不這樣說，羣衆也仍然可以聽得懂，而且不感到枯燥，因為他說話不愛用術語，甚至「現象」兩個字都不用。

他不如一般官兒要人那樣，誰要想去會見一次簡直難似上青天，相反的他還常常

親自上門去訪問他的中下級幹部，互相間攀談起來正像兄弟般的那麼親切隨便，毫無拘束。正因為這樣，他和羣衆之間才能像血流與脈搏似地呼應着，聯繫着，羣衆的心理，才能像自己的皮肉一樣的敏感着，不然怎麼能夠說他是「羣衆中的一個巨大靈魂呢？」

他也不像一般官兒要人那樣，叫人看着好像終天忙得不得了，他處理事務不但是從容和有條理，而且敏捷得叫你弄不清他是什麼時候辦好的，你若在傍晚的時候打他門前走過，也許可以碰着他正悠閒地在看着一本「唐宋傳奇」。他的睡眠很少，經常總是在天亮後至中午十二時之間，從黑夜到天曉便是他底辦公時間，這對於他已經成了生理上的習慣了。聽說在長征裏，因為夜晚要行軍的緣故，才弄成這種習慣的。

若有人說毛澤東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家，我以為還不如說他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他是最懂得工作藝術的一個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藝術製作的過程——一幅貫穿十年歷史的「畫卷」。如果不是由他來執筆的話，結構也許沒有這麼緊密，着色也許沒有這麼調和罷？



## 毛澤東夫人賀志珍女士小史

在外表看起來，毛澤東夫人何志珍女士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常潑辣的。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着那一套紅軍的制服，皮帶上掛着手鎗。她曾與中央政府的剿共軍隊對過陣，在前線上運傷兵，到後方去護理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戰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

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過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

紅軍由江西總退却時，到處竄逃，直到陝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的身體上先後炸傷十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得到累累的創痕。

她現在二十七歲，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教人抬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驢馬駝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有了，便

只好步行。而同時又產生了一個小孩，她真是受盡痛苦的人了。

在紅軍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為江西永新縣雲山人，是一個小地主的女兒，她父親也曾當過一任縣長。

她會進過教會小學，她妹妹嫁給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澤覃為國軍所殺，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學校出來後，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念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一役，即由她領導。

她同毛澤東是在民國十七年結婚的。她在共軍中曾先後擔任政治教授，看護，婦女組織的領袖；而在戰時，她又是軍人。——總之，隨時隨地她全有工作。

## 朱德的回憶

我認識朱德，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德國的佛勞克特。那時我在歐洲漫遊到佛勞克特，他適也在佛勞克特旅行，這樣，我們就因為了「黃色同胞」之故，而在佛郎德里斯旅館裏會見了。

「啊啊！你真像魯迅。」我一見他的面，就這樣歡呼起來。我那時雖然已經四十六歲，但總還是像小孩子一樣想到就說，好像朱德並不以為忤，我們就一見如故地暢談了許久，由於這一次的會面，我們居然成了莫逆了。

一九二三年會見的時候，他是四十五歲；今年當是五十九歲了。他的身材是長長的，但並不胖，他的面貌簡直活像魯迅。魯迅是文學家，他的容貌又典型地像一位將軍，不錯，他是將軍。

我談到過去，他說了許多過去的事績，像聽歷史故事一樣，我聽得忘記了口渴。

在民國元年的時候，他做了雲南省城的警察廳長，那時朱培德與金漢鼎都與他同事，金還是他的部下。蔡松坡雲南起義的時候，他在松坡部下當旅長。那時袁世凱派了人去運動他，送他五十萬，要他對松坡倒戈，而且還要給他大官做。但是他拒絕了，他說：

「嘿！那時如果我一個戈，松坡就束手無策了，因為那時松坡只有三旅人，我自己一旅，還有一旅我也可以操縱。但我決不這樣做。」

一九二六年冬天，我由廣東到了南昌，那天到督署（那時已改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行營）去會蔣介石，在會客室中，會到了我們在佛勞克特認識的朋友朱德。他顯然是蒼老得多了，但精神還是很足。

「啊！好極！老王，又在這裏會到你了，你好？」

他一見我就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被握得發疼，但這疼是愉快的，我們起勁的握了一握手。

從會談中，我纔知道他已被任為第二十軍楊森部的軍黨代表。



「恭喜！又做官了。」我滑稽地說。

「笑話笑話！那算什麼？對革命盡一點責任，但恐怕還不能去。」

於是我們又談了許多關於四川軍隊的情形。

「我並不是想做官，但到四川軍隊裏去整頓一下，也是有意義的。一切等會過介石之後再決定。」

隔了四五天，我又在東湖邊的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會到了他，纔知道他到二十軍去已不可能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我又到了南昌，那時我們的老朋友朱德，已經做了南昌公安局長了。他在十幾年以前，就做過警察廳長，現在做公安局長，當然是輕車熟路，可以愉快勝任了。不過他那時顯然是很失意的，以他的才略，以他的抱負，當一個公安局長當然委屈的，況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就是他的老同事，如今他爲一省之主席，而自己却只當一個公安局長。

後來我回到武漢，從江西朋友的來信，知道他已經做了第九軍副軍長了，這對於他似乎是較適宜的工作，第九軍軍長金漢鼎是他的舊部，現在部下做了上司，上司做了部下，這似乎是大顛倒了。

後來，朱德做了紅軍司令了。當他在井岡山的時候，朱培德派了楊池生（第九師師長）楊如軒（第三十七師師長）去打他，兩楊的宣傳隊到處貼打倒朱德的標語，後來朱德部下來把朱德兩字中間加上一個培字，這標語就成為打倒朱培德了。兩楊部隊來的時候，也把培字塗去，如此反復塗寫，終於朱培德被調任了。

我和朱德的會見，前後十次，我覺得他是一個堅忍耐勞的人。他做事很負責，學問也還不壞，據說他的軍事學識很好，政治學識也在水平線上，同時他又喜愛文學，他能夠懂英德法日各國文字與語言。

## 彭德懷小傳

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他現在的名氣和朱德一樣大了，但關於他過去歷史，却很少有人知道得詳細的。實在，他在紅軍中，也可說是比較後起的人物。

他和賀龍蕭克一樣，同屬湖南人。革命軍誓師北伐，直到武漢政府時代，賀龍已任二十軍軍長，他却還是一個營長，隸於第三十五軍；那時的軍長是何鍵。何鍵做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時候，（西征之役以前）他隨何駐紮皖境，直到退回湖南時止，方升任團長，改隸第八軍劉鏞部下。當時黃公略亦為第八軍獨立營營長，彭德懷於民國十六年在南昌正式加入共產黨，係黃公略的介紹，所以彭黃兩人的感情很好。十七年，彭德懷駐防平江，黃公略撥歸彭指揮，駐紮於平江縣屬的長壽街，當時中央對全國軍隊有編遣的消息。彭黃恐被遣散，遂於十七年八月在平江發動兵變，轉戰到袁州，經張輝瓚部追擊，乃復由袁州安福到井崗山，和朱毛會合，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彭德懷任軍長，黃公略任副軍長。

民國十八年一月，國軍第三第八第九三軍合圍井崗山，當時山中糧食接濟困難，遂計劃突圍而出，但因傷病過多，恐行動受牽制，乃決由彭德懷和黃公略守山，朱德毛澤東則率紅軍第四軍經遂川上猶轉戰入贛南。彭黃留山部隊，因兵力單薄，糧食不繼，卒於十八年四月為國軍擊破，井崗山一度失陷，彭德懷隻身逃出，幾被國軍所獲，所部紅軍第五軍因事出倉猝，損傷甚大，一部由李燦率領出湘東，一部由賀國忠率領出贛南。彭德懷隻身逃難十餘日，始到賀國忠部，黃公略在山中潛伏月餘，才乘機逸出，和李燦會合。李燦的一縱隊抵平江瀏陽交界的黃金洞後，收編當地紅軍遊擊隊，共約五六百人，槍三百餘支，轉戰至鄂東的陽新大冶，恰巧當地駐軍獨立第五旅唐雲山部第二團兵變，投入李部，李即擴編成爲紅軍第八軍。後李抱病離職，乃以何長工任第八軍軍長。彭德懷自率賀國忠的一縱隊攻下安福，獲槍三百餘，賀國忠即於是役斃命。後彭聞李燦消息，乃率部由贛南北上，於十九年三月底在修水銅鼓一帶，與李部會合，成立第三軍團，自任總指揮，改賀國忠的一縱隊爲第五軍，委鄧萍爲軍長，於是彭轄五八兩軍，聲勢一天比一天大將起來。



彭德懷勢力發展以後，即以湘鄂贛邊為根據地，與當地防軍時常接觸。當時蔣委員長部下的中央軍，正在北方和馮玉祥閻錫山的軍隊大戰，湖南防軍薄弱，屢次被彭打敗，彭遂將敗軍收編為湘北獨立師，以孔荷寵任師長。十九年七月，何鍵部危師被彭打得大敗虧輸，彭乘勢進攻長沙，何鍵猝不及防，被迫退出，長沙遂被彭德懷攻陷。從此以後姓名不見經傳的彭德懷，名聲就和朱德一樣齊了。

彭德懷現在年約十四歲左右，身材很魁梧，頭頸却很短，聲音很宏亮，他的樣子看起來很像普通的農民，隨便的在街上走着，向士兵詢問日常的生活，用手拍着他們的肩膀，好像一個老叔父模樣。但他的面容雖是和藹，眼光却很銳利，每個被他看了一眼的人，好像自己心裏的任何秘密都被他看破了一樣。

## 朱彭印象記

「紅軍」爲參加民族抗戰，已改變了他們的策略，拋棄了他們的紅旗，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和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下，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開到抗戰最前線，已和敵人作戰了數次，而且都得到相當勝利。一般人對於過去「紅軍」作戰的耐久性，和他們戰術上特殊的優點，就是以小犧牲換大勝利的遊擊戰術，都抱着一種熱烈的希望，希望他們在這次民族抗戰中，有更好的表現爲捍衛祖國盡黃帝子孫應有的責任。記者同具這個願望，假這次在前方工作的機會，特別在國慶日那天早晨，由太原出發，去訪問八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就是深印人們腦海中的朱德、彭德懷兩將軍。一輛載重車，裝着念多青年，除了九個新聞記者外，他們都去八路軍部工作的，一路上他們唱着抗戰的種種歌曲，歌調雖不十分合拍，聲音是雄壯的，精神是煥發的，卻也喚起了行人的注目，破除了我們旅途的寂寞。車在黃土道中走了七個小時，將近傍晚到了一個離太原有一百數十

里的縣城，再由縣城出發，在黑暗摸索中，步行了念五里，翻過了兩重山，一個山頭，那就是八路軍的總部，我們的目的地。

當天因為時間過晚，由副官處招待我們食宿。並由副官處長唐君，陪我們談天，談的都是過去「紅軍」生活的經過。雖然我們有一天的勞頓，可是聽了這富於興趣，饒有意味，而且過去是十分不公開的歷史故事，把我們的疲勞驅逐了。直到夜深纔就寢。第二天的上午八時，我們在八路軍的總部，一個着一身舊灰布軍裝，戴着一頂有黨徽軍帽的人，正坐在辦公桌前，翻閱電報公事，經介紹後，才知道他就是彭德懷，八路軍的副總指揮。相互的招呼一下，我們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他身上，服裝簡樸，與他們的勤務兵是一樣。也許還趕不上勤務隊的整潔。因為他正在辦公，我們不便打擾，順便看看室內的佈置，四壁滿懸軍用地圖，中央兩張方桌拼成的辦公檯，一幅滿沾墨蹟油漬的白布覆着，文具極簡單，大概只敷他們每個人使用。坐的是幾條長木凳，此外再沒有什麼了。這時有勤務端上兩盤菜，一盤燒麵，把檯布掀去一半，就是餐桌，他停止了工作，開始他的早餐。同時開始了

和我們談話，邊吃邊談，沒有一些客套，沒有一些掩飾。

態度帶些浪漫，但是也很嚴肅，面容是和藹目光卻很銳利。我們所問的話，都有詳細而誠懇的答復。經過一小時多的暢談，我們辭出。將近傍午，彭先生悄悄然到了我們的寓處，隨便的坐下，又隨便的閑談。不到半小時，我們的午飯開來了，他也就一塊和我們吃。兩盤菜和一盤燒麵是照例簡單的聚餐，卻饒有豐富的意味。下午我們又去總指揮的辦公室，一個穿士兵衣服戴眼鏡滿臉鬍子的人，站在門口，我們幾個人都沒有十分注意，而跨進了門。可是他們參謀長立刻過去，向我們介紹，這位是朱德指揮，剛從前線回來。這時我們的內心，真是無限的慚愧。可是這實在也難怪，他們沒有符號，沒有領章，更沒有一般高級長官的派頭，額上既不刻着字，你說只一個不相識的人，如何分別出誰是長官誰是兵士？雖說善於識別人的新聞記者，到此也技窮了。他開始和我們談話，同樣沒有什麼寒暄和客套，要談他所要談的話，很緩快而很有力，態度是很沉着而剛勁，言語間很少含有理論，好像一句話出發點，都根據着事實上的體會或經驗。到了五點多鐘，我們就在辦公室



吃飯，這次是他們請客了，席間增加了三盤菜，不消說是他們對遠來的賓客，表示一點歡迎的意思。記者和兩氏雖僅有一天的晤談，他們起初給我的平凡印像，已經給不平凡的談話，特殊的風度，完全衝散了。的確是的，世界有許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副平凡的外表下隱藏着。

記者和朱彭兩先生的談話，所談的範圍很廣泛，有過去的回憶，有現實的情況，也有誠懇的推測，談到八路軍在晉北作戰，尤其是在平型關一役，頗饒趣。現在就把兩位所談綜合地記載下來。那次戰事的發動，是上月二十五日，因為敵人看到雁門關，既有天險作屏障，又有重兵把守，自然不易進攻，因此想由我們右翼的平型關進兵，倘被突破，就可以直進繁峙代縣，而將雁門關一綫截斷。敵人的打算，是很週到，也很毒辣。可是這種企圖，我方早就料到，所以事前對付這方面兵的配備，很為雄厚，傅高等部分駐圍城口下午還等地，八路軍在冉莊，百崖台，調溝等地埋伏。只待敵人前進，就同時開始四面包圍，一鼓而殲滅之。這次的佈置是十分嚴密的。敵人完全不曉得這裏的虛實。



二十五日那天，敵人著名的坂垣師團的第十和二十二聯隊，竟浩浩蕩蕩向平型關進攻，不料剛過小寨村地方，這是兩面皆山，中間是一條溝道，八路軍突由側面出擊，這是敵人夢想不到的，一時恐慌萬狀，真是進退維谷。但這正是我方的大好機會，八路軍一舉而將敵包圍，踞高臨下，齊用手榴彈擲去，敵人雖頗頑抗，可是在那狹隘的溝道，不能施展他的重兵器，又無法衝擊，只有束手待斃了。敵人除當時傷亡甚多外，並活活的被我俘獲一千餘人，奪得坦克車裝甲車及馬托車共七十四輛，並抄獲敵人的高級司令部，得到重要文件及軍事地圖甚多，又發現一具穿着高級將官的制服的屍體，這些重要文件，現在都運往南京了。七十餘輛車，因為無法運走，都已把他毀損。這次的獲勝，並不是偶然，最大的原因，是我們行軍的祕密和神速，再利用山地進擊，敵人無法施其技了。只是美中不足的一件事，就是其他三路，未能與八路軍取得一致行動，終有一部敵人向蔡家峪方面逃去。倘若左翼我軍同時包圍，則敵人此役的損傷，當在一萬以上。單就這方面說，敵傷亡已在五千以上，不可不說是一次大勝了。自從敵人在平型關受創後，其後就未敢再由這路進兵，改由茹越口進攻，不幸被其突破，以致繁峙代縣的失陷，這真是可惋惜的事。

## 周恩來小傳

他是浙江義烏人，眉清目秀，氣宇軒昂，頗有政治家風度，他有一雙精神而質樸的眼睛，黑而粗的鬚髮，雖然已經剃得精光，但他皮膚中所藏濃黑的髮根，還很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衣，士兵式的小皮帶，腳纏綁腿，口音夾雜着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照普通談話的口音判斷，很有些像江西人。

他是生長在北方的，曾在天津南開大學讀書，熱心於學生的愛國運動，後留學法國，為勤工儉學學生，與李立三陳延年同學，曾任中國共產黨留法支部的宣傳部長，並主編機關雜誌「赤光」。

一九二四年回國，由中共派赴北方工作，於是年冬調到廣東，代理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的政治訓練班主任。十四年十月廣州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時，蔣介石任第一軍軍長兼東征軍總指揮，周恩來則任第一軍政治

部主任，東征勝利後周被任爲東江行政委員。北伐時他到武漢工作，民國十六年國共合作。家後即專任共黨軍事工作，任軍事部部長。去年西安事變，他力主釋蔣，努力恢復國共合作。

## 項英的過去

今年九月廿八日的各報上，載有一則新聞，說是七省邊區遊擊隊司令項英，向政府輸誠，部隊正在集中條編云云。這是朱德彭德懷就任八路軍總副指揮後，共產黨與國民黨團結的又一表現，從此國內永無內戰，大家都站在民族統一戰線上，一致對外了。

項英是什麼人呢？提起他的名字來，一般讀者也許覺得比較朱德毛澤東彭德懷要生疏一些，但只要稍稍關心一些中國共產黨史的人，就知道這人大大有名，他是以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副主席，在蘇區中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一等。

項英是湖北黃陂人，現年約四十餘歲，當他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死掉了，家裏窮得很，他和他的母親妹妹三人，度着十分惡劣的悲慘的生活，母親給人家補衣服，他和妹妹則上山打柴打草，以這一些低微的收穫去養活他的一家三口。在他十五歲的時候，由親戚的介紹和担保，進了一片典當做學徒，幾年後，他已經是一個小職員了，並且能夠認得許



多字。他自己是個窮人，但是這時候，他却又幫助高利貸去剝削窮人，這種矛盾的生活，使他對於本身的職業，感覺非常的痛苦。他的思想由對富人的不平，逐漸變得激烈，終於加入了共產黨。

項英加入共產黨的時期是很早的，約摸是在「二七」京漢路罷工以後，他就加入了。爲了專門給共產黨做工作，就放棄了職業，離開了鄉井。他的外貌雖然平常，但他却具有煽動的天才，能深入到社會的底層去，在共產黨內，他的工作能力是很頑強的。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間，他在上海總工會下，任各區組織員。一九二六年被派到漢口，任湖北總工會黨團書記兼湖北共產黨省委，當時向忠發任總工會委員長，一切策劃，都出自項英之手，有向忠發的靈魂之稱。一九二七年秋回滬，任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兼全國總工會執委，自此以後，他就成爲共產黨工會正統派的巨頭了。入蘇區後，任中央局委員，蘇維埃主席等要職，爲毛澤東有力的臂助。

在蘇區裏面，項英曾遇過一次險。關於項英遇險的事，紅軍中人無不津津樂道。事實



的經過是這樣的：好幾年以前，共產黨內部潛伏有A B團（即反共派）份子甚多，當時各黨各派還沒有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此項A B團在黨內的坐大，使共產黨權有被動搖的危險，共產黨為應急起見，乃有政治保衛局（G. P. U.）的設立，以鎮壓反革命份子，正局長為王稼蓄，副局長即為項英。（後易何叔衡）項英對於肅反工作頗為努力，利用一切政治和宣傳手段，給A B團份子以致命的打擊，碩果僅存的A B團份子，遂將所有的怨恨，集矢於項英一人之身，終至爆發了對項英的襲擊。

一九三二年秋，項英在瑞金後方醫院，把A B團殘破後的總組織也破獲了出來，該院政治主任陳柴鋒，這時已升任二十一軍政治委員，項英用蘇維埃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把他召到瑞金，名義上是委他做蘇維埃政府土地部幹事，實際上是加以秘密監視。陳柴鋒在瑞金閉着無事，陰蓄報復之念，八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偵悉項英正在飯廳中早餐，警衛較少，乃率領A B團勇士四人，直向飯廳撲去，迨闖入飯廳門口時，即散開向項英包圍襲擊。四個人中間，只有柴鋒手裏有一支手槍，項英是何等精明厲害的人物，他起

柴鋒召到瑞金，早就預防他要行刺，已密囑監視他的赤衛隊把他手槍內的子彈暗地卸去，柴鋒還茫然未覺，直到向項英連開數槍，均毫無聲息，才知項英的手段，實在比他權高一着，遂棄槍和其他A B團員實行與項英肉搏。項英身材瘦弱，非此數勇士之敵，見勢不佳，急忙躲入桌下。幸當時在飯廳內和項英共餐者，不下七八十人，赤衛隊亦有不少在旁警戒，共同將柴鋒及其他團員拿下，項英乃得免於難。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開始萬里跋涉，項英却因某種原因沒有同去，仍舊率領紅軍廿二軍陳毅所部，在安徽江西邊境游擊，並指揮各省邊區游擊隊作戰，現在既經政府收編，大概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又可以聽到抗日健將項英的名字了。

## 劉伯承的奮鬥史

凡是提到紅軍的人，總會想到毛澤東朱德，凡是稍稍知道紅軍之所以東跳西躍，化零爲整，轉戰千萬里而不滅者都會歸功於牠的參謀部，而劉伯承就是中共唯一的參謀人才，並且是身經百戰的獨眼將軍，他是當今中共軍事上的權威。

伯承是四川的舊將。他出身行伍，身經百戰，周身都是槍彈刺刀的傷痕。他的血在每次鬥爭中逐漸流乾了，並且一隻眼球被打穿，現在只保留一隻眼睛。後來中共派他到蘇聯就醫，並學習現代戰術，他在蘇聯一個有名的紅色醫院中注射了不少次數的人造血，恢復了他的健康，同時亦換了假眼。

他在蘇聯留學時，無論對軍事技術與政治問題都很認真學習，特別是俄文，日夕寫着，念着，學的很好，軍事學也大有進步。蘇聯紅軍總司令伏洛希洛夫和遠東軍的加倫司令都佩服他。回國之後在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任事，對於工作，非常努力，聞着

就翻譯各種軍事專著，同時企圖翻譯紅軍野戰令，苦苦的譯了一年多。

伯承在中共四中金會（一九三一年一月）後被派赴江西中央蘇區，先在彭楊軍事學校訓練學兵，二個月後成績大著，朱毛彭黃等領袖均莫不佩服，繼任最高軍事特別法庭審判長，審判季振同黃仲岳等八人（即甯都反革命事件），無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屬的中央革命委員會改組，伯承以中央政治分局之推薦，正式任軍委會常委兼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其地位之重要不下於朱彭。

在紅軍西遷時，他的功勞很大，特別是在西康被土番圍困的當兒，幸而他了解土人習俗，和土人用手勢談話，殺了一隻雄雞來立盟誓，才避免了糾紛。現在是第八路軍第一二十九長。



## 賀龍的革命史

時常看到報上說，這位紅軍領袖賀龍是一個又肥又大的黑漢，至於他的年齡更是在大家猜測之中，有的說他今年四五十歲了，有的說他已經六十多歲了，但也有人說還只二十多歲，其實這些都是推測的話。

說起來，光榮得很，這位賀大哥，倒是咱們的老朋友。關於他，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他今年三十九歲，湖南大庸人（一說桑植人，不確），是一個矮胖子，他的身子比毛澤東朱德都要矮得多。甚至比張國燾李立三還矮，面孔不僅一點不黑，而且可以說很白，在共產黨要人中，在國民革命軍高級軍官中，沒有一個人能比賀龍更漂亮了。

關於他的傳記，雖都不可靠，但他的出身幾乎是誰都知道的，是一把菜刀幹起來的。原來他本是大庸大家，自幼頭角崢嶸，性極活潑，十六歲那年，湘西大饑，賀家本係大家，但同族中無米為炊者甚多，至於同邑饑民，自然更多，而駐軍之搜刮剝削，有加無已。某日，賀



在村中閒步，見有一荷槍之兵，在溪邊俯首飲水，賀即取菜刀一把，自背後猛砍之，兵落水死，乃取其槍，號召於衆曰：官逼民變，吾輩再不革命，死無葬身之地矣。其同族輩首先和之，村中壯勇亦多附和，得一百一十七人，賀親自執槍前導，夜襲鄰鎮駐軍，敗之，得槍十九桿，合共二十支矣。如此輾轉增加，至有槍四十餘支，羣衆數百，次年，又襲鄰縣桑植爲根據地，此十七歲之賀家郎君，儼然民軍首領矣。

賀自幼未嘗受正規教育，故雖能執槍而不能執筆，但雖不能執筆，而文理暢通。其軍中重要公文，均須親自過目，指點於秘書曰：某處不當，宜如何改；某處不當，宜如何刪；果極有理由也。其人之聰明如此。

民七八年間，賀部即被湘當局收編，任團長，其官階則年有增加，因團長而旅長，而鎮守使，而師長，而軍長。國民革命軍北伐，賀在湘西，首先響應，任第九軍（彭漢章部）第一師師長，武漢政府成立後，賀在鄂東首樹反蔣之旗，改任獨立第五師師長，武漢政府討伐張作霖時，賀亦隨軍北伐，隸張發奎之第一縱隊，時人以其爲行伍出身，頗輕視之，而賀部

則轉戰豫東，頗建奇功，逍遙鎮之役，殺得奉軍片甲不留，其軍長趙恩臻之坐轎，亦為賀部所獲，武漢政府頗嘉許之，任第二十軍軍長，仍隸張發奎部，此時賀已儼然為武漢政府之一要員矣。

時武漢政府已在風雨飄搖之中，七月中旬之某夜，汪精衛親往訪賀，謂武漢政府將反共，願同努力，賀諾之。但請發餉五十萬，汪立簽一卽期支票，賀得款後，所部卽開拔東下，由鄂城武穴而九江，汪本命在九江待命，而賀則逕率其部開赴南昌，與葉挺圖大舉，蓋此時賀已傾向共黨，時精衛先生猶在鼓中耳。七月二十八日之夜，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等開廬山會議於牯嶺，決議電飭賀葉卽回九江，但不久南昌暴動（八月一日）卽爆發矣。南昌暴動爆發後，賀任總指揮，兼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蓋已成爲紅軍要人矣。其加入共黨，確在南昌暴動以後。

賀葉南征失敗後，賀潛逃到上海，旋又至漢口，彼在上海漢口兩處，並有存款，至此金部提出，均捐業共黨，蓋此時已一心爲共黨主義努力矣。現爲第八路軍重要領袖之一。

## 徐向前小史

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今年約三十多歲，身材瘦而長，口才很好，模樣兒看過去很有些像那位小學校長。他和彭德懷、蕭克等一樣，在共產黨中是比較後起的人物，但他却是第一個和曠繼勳由鄂豫邊境經陝南而入四川的。他曾以三四十的部隊，雄踞川北，使得劉湘、田頌堯、劉存厚、鄭錫侯等數十萬之衆的五路大軍，束手無策。後來賀龍的偷渡長江，蕭克的探路，朱德、毛澤東領導下的紅軍主力由江西突圍北上，目的無一不是爲了求和。徐向前的部隊會合，所以徐向前的入川，簡直可以說是爲共黨奠定西北基礎的第一燕。

但徐向前是怎樣入川的呢？他入川的經過，以及後來和朱、毛、蕭、賀會合，頗有一紀的價值，而且一定也是讀者所急欲知道的。約摸是在民國廿一年間，鄂豫皖邊赤區的首府所在地金家寨，被國軍所攻破，弄得徐向前和曠繼勳無家可歸，只好從老河口（在鄂豫邊境）轉戰而入陝南，當時中央軍胡宗南、劉茂恩兩師在後面趕得很緊，使他們無法

在陝南立足，於是乃循終南山脈，經南鄭（漢中）直下四川。這一條路是古褒斜道，也就是三國時鄧艾偷渡陰平的地方，非常峻嶲難行，可是艱苦卓絕的徐向前部隊，却終於通過了。他們到了四川，川北是屬於田頌堯的防區，這時川省正在內戰，劉湘劉文輝演着開幕取成都的好戲，田頌堯兩目眈眈，伺隙而動，滿想來一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完全置北道於不顧，不料漁翁未做，先做塞翁，川北南江通江巴中三縣，於數日之間，完全落入徐向前之手。徐向前連得三縣，休養生息，聲勢漸漸的浩大起來，本來在他旁邊還有個極大的危機，那就是中央軍胡宗南師已經趕到萬源，離開他佔領的區域，只有一日的途程，可是湊趣的田頌堯，抱着門戶之見，深恐中央軍來奪他的地盤，通電力爭，硬說他的部隊對付徐向前已有餘，於是胡宗南師乃不得不退出萬源。其實田頌堯的部隊，那裏是徐向前的對手，胡宗南師既去，川省又在內戰，正是給徐向前下手的絕好機會，遂西入昭化閬中，南下儀隴營山，各路均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

徐向前在川北的勢力既大了起來，乃又謀東襲宣綏。宣綏是劉存厚的防區，有人勸



劉存厚防備一下，劉存厚却笑着回答說：『從來土匪只搶富庶之區，現在我這里都是著名瘠地，他們未必會來，只有楊森那邊，地處三江下流，才有危險。』他是錯把徐向前所領導的紅軍，當做尋常土匪看待了，所以綏定雖和赤區接近，却並不設防。徐向前本來不知道劉存厚的實力怎樣，起初只以小部隊遊擊，不料一接觸之下，劉部都棄槍而逃，才知道劉存厚原來是這麼個不中用的傢伙，便也不客氣的向綏定進攻了。當徐向前的紅軍到達綏定時，劉存厚還懵然未覺，正在督署（劉仍自稱川陝邊防督辦）宴客，鼓樂喧天，忽得報徐向前已經入城，倉皇出南關逃命，不但軍械庫盡為徐向前所有，就是私財數百萬，也分文沒有攜帶出來。因劉存厚的急於南逃，徐向前乃長驅而西，城口萬源各地，於三日內完全為徐向前佔領。

徐向前以很少的部隊，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這樣大的勝利，這固然是由於紅軍驍勇善戰，但川省內政的腐敗，軍閥的括削，也未始不是造成有利於徐向前的機會。據說川北各縣，田頌堯的防區內，每年預徵地租，自三四次至七八次不等，在徐向前未到達前，已



預徵至民國七十年，貧瘠小縣，那里經得起這每年百萬元以上的負擔，且無怪人民的歡迎徐向前來解放他們的痛苦了。川北各縣既多半控制在徐向前勢力之下，劉湘才感到勢大難制，恰好他和劉文輝的全武行也已告一段落，成都既取，劉文輝也已被他逼往川康邊境，於是乃回轉頭來，以川省各軍，組成五路，用數十萬大軍來和徐向前作戰，可是川省久行防區制度，軍閥各自為謀，不肯守望相助，所以雖然調動了數十萬大軍，仍舊拿徐向前沒有辦法，只好改攻為守。而徐向前乃得從容養生休息，他在川北和四川軍閥對峙，足足有三年之久。

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江西的紅軍中央區，遭國軍的包圍，封鎖，壓迫，防地越縮越小，不得已突圍北上，求和徐向前部隊會合。徐向前為接應起見，乃亦離開川北，由川西南下。真陵江本來很難渡，可是嘉陵江陣地，自蒼溪閬中以迄南充，又是由田頌堯負責佈防，閬中為田部第三縱隊劉漢雄及二十二路指揮何德陽的所在地，這兩部要算是最不中用的，一經和徐向前接觸，就全線崩潰，甚至連後方的收容陣地，都保不住。徐向前既渡過

嘉陵江梓潼一帶，又成爲田頌堯部的潰兵區域，在田頌堯防區後面的鄧錫侯部，只好退守涪江。徐向前乃乘着銳氣，一鼓西下，以疾雷迅風之勢，突破江油中壩之綫，佔領彰明，一時成都大爲震動，人心恐慌，居民紛紛逃難。幸虧徐向前的目的在接應紅軍主力，他並不來取成都，反而由西北入番地，在這蠻荒千里四無人烟的所在，又遭中央軍的種種攔截，苦戰了好久，終於得與朱毛蕭賀會合在四川甘肅邊境的會甯，靜甯，海原一帶，造成大團圓，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現在，徐向前已率部在晉北前線和日寇作戰了。山西是他故鄉，五台又正在寇氛日逼之下，所以他的抗日，不僅是衛國，而且是保家。

## 葉劍英小史

他是廣東梅縣人，父親是商人，母親是種田的農婦，家裏雖然說不上好，却也過得去，所以劍英可以一年一年過着讀書生活，在梅縣東山中學快要畢業的半年，劍英和校長衝突，因此就離開了學校。就是一肩行李，坐船乘車，不久他就跑進了雲南講武堂的校門。畢業之後在粵軍許崇智部張民達旅任參謀，憑着他的機警，他的才幹，在張民達升任師長時，他升任參謀長。

民國十五年冬北伐軍到達江西時，劍英得任江西新編第二師長，第二師解散後，改任第四軍張發奎部的參謀長，十六年十二月廣州暴動時，他指揮張發奎的教導團和警衛團加入暴動。

他現年三十左右，精幹結實，身材相當瘦長，穿學生裝，戴八角帽，他的風度很有幾分西洋人的味道。

# 犧牲了的革命烈士

## 惲代英印象記

惲代英，這是一個爲一般人所熟知的名字，可以這樣說：現代的知識青年，很少有人不知道惲代英這樣一個人。還是五卅慘案發生的時候，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民國路開代表大會，從各地來的學聯會的代表，有百數十人。福建，山西，山東，直隸，廣西，陝西，河南，湖南，吉林，奉天這十省的代表，都會向我問起關於惲代英的消息。這些代表從遠隔幾千里的外省到上海來，並不認識惲代英，但他們是多麼關心惲代英的消息。可見惲代英在這些青年活動份子的心目中，有了一個如何深刻的印象。至於四川，湖北，廣東，江蘇的青年們，他們對於惲代英當然是更其熟知了。

我認識惲代英，是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我們幾個人，在小北



門振業里口的上海書店樓上閒談，張秋人同了一個人匆匆地敲門進來。

「你們沒有見過嗎？這是代英。」秋人爲我們介紹。

久仰大名的惺代英，原來是這樣一個人：瘦瘦的身材，臉有點長形，很蒼白，加以他的頭髮蓄得太長，鬍子也沒有刮，更顯出那種營養不足的憔悴的景況。穿一套黑呢的學生裝，已經舊得破了幾個洞。披一件比學生裝更舊的黑呢大衣，大衣的袖子比學生裝的袖短了一寸。皮鞋也破舊得不堪。這些，倒都是合乎我的想像中的代英；因爲我雖然第一次看到代英，但我已經知道代英是一個刻苦自勵的實踐家。每個刻苦奮鬥的人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當然我不會拿「祇認衣衫不認人」的看法來看代英，但是初次的會晤，實在使我有點失望。在我想像中的代英，必然是一個具有火辣辣的感情的人，但是出現在我面前的代英，却是這樣的冷靜。

我們幾個年青人本來談得很熱鬧，代英到了，空氣反而嚴肅起來。

外面的雪，愈下愈大了，而室內的溫度，乃愈降愈低，我們沒有燒煤，也沒有燒炭。秋人

問我在看什麼書，我把我手裏的書拿給他看，是一本「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代英也看見了這本書，點了點頭，很安閒地自言自語：

「天下第一樂事，無過於雪夜閉門讀禁書。」

他這樣自言自語以後，又忽然問我：「你知道這句話是什麼人說的？」像教師考試小學生一樣，他嚴肅地等着我的答覆。

「是不是克魯泡特金說的？」我這樣答覆。

「你為什麼知道？」他又追問一句。

「因為我看過他的書。」

「他的一本「告少年」你有沒有看過？」

「看過的，我覺得這本小冊子寫得太好了，」我熱情地說，但想不到這位初次會面的朋友竟給了我這樣一個釘子：

「所以我說你的思想有點近於無政府主義，你受克魯泡特金的毒太深，這是要不

得的。』他的態度異常嚴肅地說。原來我們在沒有見面以前，已經通過三四個月的信，代英時常在信中指出我思想上不正確的地方，『傾向無政府主義，』這是代英指摘的。中心。但我萬想不到第一次會面他就這樣不客氣的指出來。我覺得在許多人面前，一個初次會面的人對於我這樣不客氣的指摘，實在很傷我的尊嚴，使我雖然在極端寒冷的空氣中，臉上也發起燒來。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再繼續下去，簡直是等於不歡而散，就這樣地結束了我們的初次會晤。

以後，也會會到過他一二次，但彼此很冷淡，並沒有談什麼。這個時候，我對於代英的態度，多少引起了一點反感。

一九二五年開始了，一月二十一日，是列甯逝世的週年紀念日，南市有一個相當熱鬧的紀念會，我也去參加了。紀念會中有四個人講演：邵力子，張太雷，惲代英，還有一個不認識的。邵力子的講演聲調太平。張太雷的態欠嚴肅一點，不認識的人講得更壞；四個人中，要算代英講得最好了。這是代英第一次給了我一個好的印象。因為在沒有聽他講

演以前，我簡直懷疑他除了寫幾篇有煽動性的文章以外，沒有何種能力。但是他的講演很好，我很佩服他的煽動的天才。

接着是上海的紗廠罷工，不久就掀起了五卅慘案，我們因為工作的關係，時常有冒昧的機會，使我對於代英的印象一天天好起來。有一天晚上，我在民國日報館和葉楚傖閒談。在一本什麼書上看到了一個朱執信的小照。

「這很像代英。」我這樣隨便說了一句。

「代英不僅相貌像執信，就是他們的個性也很相似。」楚傖慎重其事的回答，接着，我們談了許多關於代英的話。楚傖是上海執行部的常委，而代英是上海執行部的宣傳部秘書，他們是同事，所以楚傖知道代英的，比我知道代英的要多得多。楚傖對於C P份子，往往是不滿意的，毛澤東（本來是上海執行部的組織部秘書）就是楚傖極端不滿意的一個人。但是對於代英，他是很有同情的。他很讚美代英的私德與能力。雖然他與代英在思想上是不調和的，但一個人要使在思想上與他不調和的人的讚美，那是很不容



易的。由於楚儉對於代英的讚美，更引起我的注意。

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我們又在廣州會到了。他是上海市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而且當選了中央委員，就留在廣州工作，任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政治主任教官。代英是一個煽動家實踐家，但同時也是理論家。他對於理論上的認識，在政治水平異常低下的中國，顯然是不可多得的。有一天，我聽到他在一個秘密會議上的報告，一段是關於陳啓修的，他說：「最近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陳啓修同志，大家都尊重他是我們黨內（按係指C P）的理論家，學者，同時他又是一個很有名的大學教授，但前幾天，我偶然翻閱他的講義（按陳亦在中央軍校任課），發現了他在理論上犯了重大的錯誤，這種錯誤，決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根本問題；由於這種錯誤，會生出很大的惡影響來……」接着，他大略指出陳啓修的錯誤與他自己的見解。後來我把陳啓修的講義找來一看，我也覺得陳啓修是錯誤的，而代英是正確的。在這些地方，使我想起了有人批評代英，說他不懂理論這句話之無稽。代英在中央軍校講中國革命運動與中國政

治經濟狀況兩種，他發表了許多別人不會發表過的見解。因此，我又想起葉楚傖之稱許代英，不是偶然的了。

有一天，我在中央黨部碰到了代英，那時他正參加了中央常務會議，與于樹德一同走出來。這時候我在編一種雜誌，正想找他們寫點文章來充篇幅，所以就將他們拖住了，向他們要稿子，永滋（于樹德）先給了我一個釘子：

「這幾天忙得很，還有功夫替你寫文章？」他做出那種大人物忙得不堪的樣子，好像找他寫文章是他所不屑一顧的神氣。這種驕傲的態度多少要引起對方的反感。而代英，他的態度就不同，他問明了文稿的期限時答應寫一篇來。他是不失約的滿足了我的要求。在這些地方，把永滋和代英對比起來，他們的優劣是顯然可見了。

有許多人，他們的態度千變萬化，有時跟你親熱得可以為你割下頭來，但有時，忽然面孔一翻冷酷得使你難堪。但是代英則不然。我第一次會到代英的時候，覺得他的態度欠熱烈一點。但後來，我就在這些地方看出了他的長處，因為他的態度始終是這樣不過

於熱烈，也不過於冷酷；不使人肉麻，也不使人難堪，始終是那樣的誠待人。

在上海，代英是過着半秘密的生活，窮是意中事。但是在廣州，他是『抖』起來了，就算中央委員不支薪（那時中央委員不支薪單給車馬費），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校政治主任教官是有錢的。而且在廣州，像他這樣有地位有名氣的人，何愁金錢之不滾滾來。高語罕的地位和他差不多，不是在大東酒店包下了七塊錢一天的長房間嗎？但是代英之刻苦也如故。他在軍校裏每月拿二百八十元的薪餉，而自己祇取了三十元，以二百五十元繳了黨費。在這些地方，代英是真正的刻苦。

北伐軍克復武漢以後，蔣總司令在武漢辦中央軍校的分校，而代英也就由蔣總司令調到武漢工作去了。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我們又在武漢會面，那時代英已經是武漢的要人了——他是中央委員，又是湖北省政府委員，又是武漢軍校的常務委員。但他還是和從前一樣刻苦，一樣每月拿三十元生活費。但是是一件事情很使人感動，就是他結婚。他原是結過婚的，他

的夫人已經死了。在廣東的時候，他顯然是強烈的感受了性的苦悶，於是有許多朋友勸他續弦，他總是這樣幽默地答覆：『我實在沒有時間談戀愛，也不願意浪費這種精力。』這倒是實情，他很忙。以他的地位與聲望，找女人是很容易的，但他不去找。後來，他秉承了他岳父的主意，和他的姨妹結了婚。姊夫與姨妹結婚，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他們結婚的時候，依然舉行着三跪九叩首的舊式的儀式，在那時武漢這樣的潮流中，他能夠三跪九叩首的『拜天地』這種精神也是可以稱許的。爲了這件事，我曾問過他，他的答覆是：『有理的，他說：『家裏要這樣做，我就這樣做了；這些事情，是不值得去爭執的，這樣做，對於我是毫無損失的。』』

武漢政府失敗的時候，我和代英同船到九江，後來又由江西回到廣東。他的奮鬥的精神是始終一貫的。一個人始終爲了自己所抱負的理想不變初衷地繼續奮鬥，這種精神是極可佩服的。代英就是這樣始終爲理想追求而奮鬥。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在南昌閒住，有一天江西第三黨的首領李小青告訴我，說代英加入了他們第三黨。我對於這消息



是不信任，因為我知道代英不是這樣的人。後來回到上海，知道代英果然沒有加入第三黨，他始終是這樣的努力。『我們不要掩沒別人的長處，正和不要掩沒我們自己的短處一樣。』那末，我們該承認代英有許多長處。

## 彭湃印象記

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七日，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第八紀念日，廣州舉國若狂地舉行慶祝的盛會。我和楊其綱從黃埔到廣州來參加了中山大學的紀念大會，晚上又參加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聯歡會，散會出來，已經是子夜一點鐘了。回黃埔去是不可能了，祇得去投宿逆旅。在惠愛東路的一個小旅館裏，胡亂開了一個房間。一天的興奮，把睡魔驅除得遠避三舍，雖然已經敲過了一點，而我們都還睡不熟。小旅館設備的簡陋，廣東地方特有的難聞的氣息包圍着我們，這許是我們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於是閒談着，談到廣東的各種人物。今天，是我這次到廣東後的第一天——我這次從上海來，直到黃埔，在黃埔的住了將近兩個月，廣州竟還沒有來過。數十萬人的羣衆大會，狂熱的革命情緒，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廣州，真不愧是革命空氣極濃厚的領域！尤其可紀念的，今天，我會見了許多一向祇聞名而不會見過面的人物：譚平山，陳延年，周恩來，鮑羅廷，張太雷，黃平，穆清，阮笑

仙，羅綺園，馮菊坡，楊匏安，蘇兆徵，鄧中夏，李森，熊銳，這些廣東的名人，今天都看到了。我們談着這些人，楊其綱又談起廣東最活躍的名人——彭湃。楊其綱這一向是我認為誠實的朋友，他對於彭湃描寫得活躍了，使我對於這位「海陸豐農民領袖」起了極大的幻想，而今天不看到彭湃（因為他代表廣東省農民協會到東江去參加東征去了）不能不引為恨事。彭湃之在我腦筋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第一次，雖然那時我還不知道彭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一九二六年一月間，我由黃埔到了廣州，住在省農民協會的附近，農民協會是時常去的，但總沒有機會看到彭湃，這廣東最活躍的名人，海陸豐的農民領袖。

四月天氣的廣東，是人間最好的節氣，會使任何人都陶醉在爛熟的春的氛圍裏，這當然不是蕭索的塞外景况可比擬，就是在日麗風和的江南，也找不出這樣可愛的風光。這樣的節氣，最好是出去旅行了。於是我們到了海陸豐。這是一個偶然的衝動，明知道海陸豐並不是一個遊玩的勝地，但因為這是中國農民運動的發祥地，所以我們這幾個從

事社會運動的人，到這裏來一邊遊玩，一邊也可說是考察。

在海陸豐，處處可以聽見彭湃的故事，他是海陸豐數十萬農民一致崇拜的人物。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下列的故事：當我們到達離海豐城有二十五里的一個叫做陳村的鄉村，看到一位鄉下老婆婆在路上哀泣，手裏拿着一面小白旗，上面寫着『請彭湃同志伸冤』我們問她是什麼事，原來她有一個兒子——唯一的兒子——在汕頭做工，被東家打死了，他曾告到縣衙門裏，但縣衙門不理，所以他要『請彭湃同志伸冤』了（在海陸豐，農民都稱彭湃為同志。）從這件小事上，我們可以知道彭湃在海陸豐農民的心靈上，佔了怎樣重要的地位。在海陸豐，提起了『彭湃』沒有人不知道，也沒有人不同情。但可惜我們這次在海陸豐並沒有會到他。

五一勞動節那天，在東校場羣衆大會的農工台上，跟蘇兆徵李森鄧中夏阮笑仙站在一起的一個我不認識的青年，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彭湃。這全然是出我意外的，因為我還不知道他已經到了省城，所以當阮笑仙為我們介紹『這是彭湃』的時候，我一時竟



不知所措地呆了一下。我們熱烈地握了握手。一個穿着廣東特有的大襟的學生制服，臘腸袴，年約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中等的身材，黃黃的，而且是扁扁的一張臉，外貌是多麼平庸，但他就是數十萬羣衆擁護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個奇蹟，很難使人相信的。但他的確就是彭湃，就是海陸豐的農民領袖，他顯然具有火一般熱烈的情感，你看他握別人的手的時候，多麼有勁！聲音很洪亮，而帶有點粗暴，正和他的舉動一樣。在他身上，鎮靜，沉着，斯文，這些成分是找不出來的，但他的粗暴顯然是熱情的表現，所以他的粗暴不會給人以太不良的印象。

我們一見如故地談了許多。我對於他在農民運動方面的成績，表示極大的滿意。我的談話極力避免『恭維』的意義，但他對於我對他的讚許，面孔紅紅地表示愧意，在這些地方，他都給了我良好的印象。

他就住在東寧大道的省農民協會，離開我的住處很近，我們常有機會來往。省農民協會的會所，是一所很好的洋房，本來是陳恭受的公館，陳恭受是商團事變的禍首（他

是商團副團長，正團長爲陳廉伯，是廣東一個有名的買辦階級，現在逃避在香港，而他的房子也就被充公作爲農會的會所了。彭湃是認識陳恭受的，他談陳恭受，談陳廉伯，談陳炯明，都很天真地談到各種的問題與各種的故事。

實實在在說，彭湃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實踐家，在實踐方面，他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確富有組織天才與煽動能力。他的煽動可以深入任何羣衆集團，而做他們的核心。每個和彭湃會晤過的人，都可以從他身上找到很好的印象，他的熱情能夠抓住每個人的心，這點，在我認識他以後是深深地感覺到的。

那時廣東省農民協會開全省代表大會，他就忙着大會的指導。大會結束以後，他又到東江去巡視去了，以海陸豐爲大本營，他的影響範圍擴大到潮梅惠州各屬，他在惠州給了我一封簡短的信。雖然是那麼簡短，然而充滿了熱情，會使讀的人感覺到在這信中有一種力。彭湃，他的長處就在這些地方。他曾說他的頭腦永遠像一個火爐，這是實情。他來廣州的時間不多，中山縣慘案發生以後，他曾到廣州來過一次，但我沒有會到

他此後，我到了江西，到了武漢，他仍在廣東，我們的音信就隔絕了。在整個的武漢時代，我不知他是在什麼地方。南昌八一事變的時候，我又在南昌會到了他，他是革命委員會委員之一，也是革命委員會所轄的農工委員會委員之一。

在路上，他是上層指導人員中精神最活躍者之一。別的人都為疲勞與溽暑苦惱着，而彭湃始終像一隻活躍的野貓，似乎在他的腦筋中，不知道有苦悶，困難，煩惱的因子。他走起路來，總是連走帶跳的，有時故意裝成蹩子，一蹩一蹩的灣着走，以引同行者的歡笑。廣東東江流行的情歌，他天天在唱，『妹妹愛郎郎不愛……』他故意裝出種種的怪聲怪音來唱這些情歌。在休息的時候，別人是靜靜地坐着，而他總是一跳一跳的很頑皮地玩着，所以高語罕見了他，總要說他：『你這個頑皮的孩子。』

一行趕到贛東石城瑞金一帶的時候，大家已經疲勞到不堪，而贛東的大山，連綿不絕，每個山嶺都彷彿是愈走愈高，愈走愈險，但這些困難，是不能把彭湃克服的，倒是彭湃克服了這些困難，他的精神始終是這樣興奮地緊張地一貫的支持着，而且他想盡了種

種方法，以煽動同行者的興味。他在一路上，跟着寫路標的地方，寫着一些使人發笑的文章，例如『同志快快走，走到廣東吃月餅。』『你的愛人在前面等你。你還不快快走嗎？』『哼！你走不動嗎？勇敢一點快走！』一類，他是到處寫滿着，有時還要在這些妙文下面畫一些牛狗馬羊之類，那簡直畫得太可笑，因為他不是美術家，壓根兒就沒有幹過這玩意兒，所以他畫的牛，也就可以說它是狗。但愈是畫得不像樣，愈是滑稽得使人發笑。他畫一隻牛，上面寫着「譚平山同志的尊大人」。這樣，譚平山看見了固然要發笑，而任何人見了，就是在極端悲哀之中，都要破淚一笑。因此，彭湃在這一行人中就被大眾擁護為『快樂之神』了。

到了廣東境內（東江），他更起勁了，因為這是他的故鄉，在松口三河壩玩理一帶作戰的時候，聽說潮汕鐵路的工人把鐵路破壞了，以阻止李濟琛從汕頭運兵到潮梅。但打下潮州以後，大家都因為潮汕鐵路不通而耽憂，彭湃就在這裏顯出他神通，據他說，他可以命令農民協會幫助工人，在一夜時間把潮汕鐵路修好。他終於達到了這一任務。



在湯坑打了敗仗以後，我們從火綫上退下回來在回揭陽城的途中，大軍在一個地方休息。他跟總指揮賀龍同坐在一枝大樹底下，賀龍的神情是很苦悶的，而彭湃依然是這樣歡樂。他看見了我們，很興奮地告訴我們：『這次在湯坑稍爲有點損失，這是不算什麼一回事的，剛才我接到農民協會的報告，海陸豐卅萬農民已起來響應我們。』

但是，革命委員會終於在流沙失敗了，從此以後，我就永遠沒有和他再見的機會了。最初知道他在海陸豐組織蘇維埃，但後來海陸豐的勢力也完全被消滅了。

## 方志敏印象記

那是我才到南昌不久的時候，是一九二七年的一月間，爲了工作的關係，第一次去訪問江西省農民協會。省農民協會設在百花洲東湖內的一個祠堂裏，這裏是南昌全城風景最優越的地方。在我第一步踏進農民協會大門的時候，心裏這樣想：這地方很適宜於詩人居住（在這一剎那間我聯想到郭沫若），但是在這裏設一個民衆運動的指揮部，實在不很適宜。

第一個出來招待我的，是一個瘦瘦的青年，穿着一件藍粗布的棉袍，是一個顯然有肺病的人，也就是中國特有的那種「文弱書生」的典型。「方志敏」他告訴了我這樣一個名字，這正和聽到別的陌生名字一樣，對於我是毫無衝突的。這名字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他是怎樣一個人，我更不知道。但我想，他或者是農民協會僱用來的一個技術書記。「我想找此地負責的同志談談江西農民運動的情形。」我向他說明了我的來意。

但是他的回答很使我驚異，他說：

「那末我們就在這裏坐了談談吧。」

我被他引到一個陳設很簡陋的會客室裏。但我想，跟你一個技術書記有什麼話可以談呢？

「請問方同志在此地擔任什麼工作？」我這樣問他，在我主觀上實在帶有一點譏諷他的意思，因為我是來找負責人談話，而他竟毫不客氣的與我拌談。

「我就是這裏的常務委員。」

呀！我幾乎叫了出來，看不出你倒是這裏的常務委員呢！像你這樣一個癆病鬼，竟做起全省農民運動的指導者，這不是太滑稽了嗎？但同時我想到了我的觀念的錯誤，「以貌取人，則失之千里。」

這樣年輕，而且這樣瘦弱的人，竟做了全省農民運動的領導者。這引起了我的探究他身世的好奇心，於是問起他的經歷，原來他是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的，還是毛澤東

的弟子。廣東那些做農民運動的人他全認得彭湃羅綺園阮笑仙周其鑑他是江西人在農所畢業以後，就回到江西來工作，江西的情形，他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談江西的實際狀況，也談到許多理論問題。無論實際問題與理論問題，他都有許多天才的發揮。

「從前我的肺病很厲害，而且還吐血，我家裏都以爲我是沒有希望了，我自己也很悲觀。但自從到廣東進了農所以後，我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現在你看我還很瘦，但比起從前來，真是有天壤之別了。現在我很忙，自然沒有時間來給我靜養，但正因爲忙，我的肺病就一天天好起來了，我想這樣再過二年，我的肺病就會完全好了。我初到廣東去考農所的時候，他們不肯收，說我的肺病已經到了末日。我自己去求毛澤東，毛澤東也勸我不必進農所，回家去休養休養，他的意思彷彿是「你這已經躺在棺材蓋上的人，還來革什麼命？」但我以爲我究竟還沒有死，我活一天就應該努力一天，那怕明知道明天要死，也不能放棄今天的責任；明知道晚上要死，早上還是該努力。這樣，毛澤東終於允許我進了農所，直到現在，不僅沒有死，而且身體漸漸健康起來了。」他敘述他的病狀的時候，表示



他那種不因爲絕望而自暴自棄的堅決的勇氣，這很使我興奮。我完全承認我沒有他那種勇氣。

他的頭腦很冷靜，說話總是那種不慌不忙的神氣，在他臉上從沒有過度緊張的表現，但也決不是沒精打彩。一種泰山在面前倒下來也毫不驚慌的態度，大有王戎聞虎吼而不驚的風度。因此，我又想他之担任全省農民運動的指導者，也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我們談到了江西的人物。他這樣說：「張國燾同志我不認識，不深知他，所以不敢說。醒農同志是很忠實很努力的，但如果我們要苛刻的批評他，那就是「他太忠厚了一點。」他之所以被鄧如琢殺，也不是完全不能避免的。李小青同志很能幹很聰明，但我看來，又覺得他是太聰明了一點。太忠厚的人，犧牲就不免太大；太聰明的人，不肯犧牲，於是就不免取巧。鄒努同志很努力，但他也有缺點，似乎對於理論缺乏研究的精神。蕭努鋒同志是很努力的……」他這樣評論各人的長短，在當時倒也不覺得什麼。本來張國燾趙醒農鄒努蕭努鋒這些人，我都認識，趙醒農的忠厚，我完全是承認的。不過李小青，我那時還

不認識。我祇知道他是江西省黨部內常務委員，總工會的委員長，是江西的一個領袖人物，他的爲人是不是如方志敏所說的『大聰明』我完全不知道。後來我在南昌會到了李小青，才證明了方志敏對於李小青的批評是絕對正確的。李小青本是江西著名的C P，但是清黨以後，他還是公開的在南昌居住。雖然他那時已不是C P而成爲第三黨的江西的首領，但在這樣嚴重壓迫之下，一個著名的C P領袖能夠在城裏公開居住，這就可以表現他的『太聰明』的偉大。他在南昌，簡直是一個怪物，過去的C P領袖，現在的第三黨首領，而在南昌城裏，上自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下至拉黃包車苦力，無上中下三等，與他都有交情。我們不能否認他是『很能幹』，但站在C P的立場上，批評他『太聰明了不免取巧』（即是投機的意思），不是很正確嗎？